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参 考 书

- 《巴黎的秘密》
- 《弗兰茨·冯·济金根》
- 《城市姑娘》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

参 考 书

• 《巴黎的秘密》

〔法〕欧仁·苏 著

张湘云 译 庞景仁 校

• 《弗兰茨·冯·济金根》

〔德〕斐·拉萨尔 著

叶逢植 译

• 《城市姑娘》

〔英〕玛·哈克奈斯 著

秦 水 译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教学组选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前 言

在一九八二年初教育部主持召开的高等学校文科统编教材《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的审稿会上，决定在编写教材的同时，选编一本教材的参考资料《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参考书》，拟将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斐·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敏·考茨基的《旧人和新人》和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汇辑成书。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论著中曾涉及到这些产生过广泛社会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重要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是通过对这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中加以论述和阐明的。因此，认真研读这些作家的作品，对深入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由于教学的急需，我们先将根据法文直译的《巴黎的秘密》（缩写本）、《弗兰茨·冯·济金根》、《城市姑娘》先行付梓；待《旧人和新人》的译文脱稿后，本书重印时，再予补印。仅此，以告读者。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理论
教研室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教学组

一九八四年三月

目 录

巴黎的秘密

第一章	5
第二章	95
第三章	161
第四章	216
第五章	239
第六章	284
第七章	336
第八章	370
第九章	395
第十章	411
译后记	433

弗兰茨·冯·济金根

第一幕	439
第二幕	471
第三幕	522
第四幕	582
第五幕	620

城市姑娘

第一章 星期六的市场	673
------------------	-----

第二章	乔治·····	682
第三章	阿屠尔·格朗特先生·····	689
第四章	伦敦东头的剧院·····	697
第五章	在河上·····	705
第六章	东头和西头·····	714
第七章	救世军队长·····	720
第八章	他是谁? ·····	727
第九章	洗礼·····	734
第十章	孩子病了·····	740
第十一章	儿童医院·····	747
第十二章	“我怎样帮助她呢?” ·····	752
第十三章	安葬和结婚·····	759

巴 黎 的 秘 密

〔法〕欧仁·苏 著

张湘云 译

庞景仁 校

主 要 人 物

马克西米连·鲁道夫——又名：古斯塔夫·鲁道夫。盖罗尔施坦大公国大公；歌女的父亲。

教书先生（又译校长）——又名：昂塞姆·杜尔斯耐；爱称：福尔利，匪徒；乔治太太的丈夫。

萨拉·麦克格莱哥尔伯爵夫人——又名：萨拉·塞通，鲁道夫原先的情人；歌女的生母。

汤姆·塞通·德阿尔得布利——萨拉伯爵夫人的哥哥。

歌女——又名：玛丽花，鲁道夫与萨拉夫人的女儿。

瓦尔特·穆尔弗——鲁道夫的家庭教师兼仆人。

格劳恩男爵——盖罗尔施坦大公驻法国公使。

猫头鹰——又名：独眼龙，教书先生的同伙兼情妇。

瑟扎尔·波里多里（又译波利多里）——又名：瑟扎尔·布拉达芒蒂，鲁道夫原来的家庭教师；牙科医生。

雅克·费朗（又译雅克·弗兰）——公证人。

塞拉芬太太——雅克·费朗的女管家。

乔治太太（即若日尔夫人）——教书先生的妻子；法朗索瓦·热尔曼的母亲。

法朗索瓦·热尔曼（又译热尔门）——教书先生与乔治太太之子，后与笑面人小姐结婚。

笑面人小姐——一个缝纫女工；鲁道夫的邻居。

屠夫（又译刺客）——又名：阿尔比诺斯，鲁道夫的救命恩人。

阿尔夫莱德·比珀莱（又译阿尔弗勒德·皮普勒）——看门人。

波莫娜·福蒂内·阿娜斯塔齐·比珀莱（又译阿娜斯塔西娅·皮普勒）——女看门人，阿尔夫莱德之妻。

日罗姆·莫莱尔——穷苦的宝石匠。

路易丝·莫莱尔（又译路易莎·莫莱尔）——宝石匠莫莱尔的女儿；公证人雅克·费朗的女仆。

达尔维尔先生——鲁道夫的好友。

克雷芒丝·达尔维尔侯爵夫人（又译克雷门丝·达尔维尔）——达尔维尔先生的妻子；后与鲁道夫结婚。

道尔比尼先生——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父亲。

道尔比尼伯爵夫人——又名：罗兰夫人，道尔比尼先生的妻子；达尔维尔侯爵夫人的后母。

德·圣雷米伯爵——弗洛雷斯唐·德·圣雷米子爵的父亲。

弗洛雷斯唐·德·圣雷米子爵——德·圣雷米伯爵之子；德吕丝奈公爵夫人的情夫。

德吕丝奈公爵夫人——德·圣雷米子爵的情妇。

红胳膊——“血心”酒馆的老板。

小瘸子（又译瘸子）——红胳膊的儿子。

黑人大卫——鲁道夫的私人医生。

瑟西丽——黑人大卫的妻子。

附注：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提到本书的人名，与我们翻译过来的人名不完全相符。这里将《神圣家族》中涉及到本书的人物名字置于括号内，以便读者与本书人物译名相对照。

——译者

第一章

在黑话里“达比法郎”是下等小酒店的意思。它通常是由一个人们叫作老妖的人，或者一个女人，人们叫她女老妖的人经营着。这里常来常往的人是巴黎的社会渣滓。

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夜晚，天下着雨，冷飕飕的。一个身穿破旧上衣的彪形大汉，穿过交易所桥，来到旧城里。旧城里错综复杂，尽是一些漆黑窄小、弯弯曲曲的街道。司法部区是巴黎的坏人碰头聚会的地方。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吸引着罪犯们在审判他们的法庭周围游逛，这难道不是怪事吗？

这天夜里，风猛烈地刮着，卷进这凄凉市区的每条街道里；微弱暗淡的路灯灯光在风中摇曳着，在满是污泥的马路上流淌着的黑糊糊的水中倒映出来。

那里的房子稀稀拉拉地开着几扇窗子，窗户框都被虫蛀了，并且几乎没有玻璃。一条臭哄哄的通道通向楼梯，那儿更是臭气熏天了。楼梯几乎是直上直下的，得借助一条绳子才能勉强上去，绳子的一头用铁钩固定在潮湿的墙壁上。

我们说过的那汉子在走进蚕豆大街的时候，放慢了脚步。司法部的大钟敲了十点钟。一些女人呆在带拱顶的、漆黑的门厅下，她们小声儿哼着民间小调儿。其中有一个女人一定是这汉子认识的。因为，他停在她的面前，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

“是你吗，歌女？你得给我付烧酒钱，不然，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

“晚上好，屠夫，可我没钱呀。”那女人颤抖着回答说。

这人在这一带是很吓得住人的。他又说道：

“如果你的钱包空了，看在你的情面上，那女老妖会赔给你

的。”

“天哪！我已欠她我身上这身衣服的租金了！”

“啊！你还顶嘴！”屠夫喊道。黑暗里，他狠狠地打了这可怜的姑娘一拳，疼得她尖叫了一声。

“这是给你的警告！”

那恶棍刚一说完这句话，就发出了可怕的骂声：

“扎我胳膊啦！你用剪子划我！”

他发疯似地去追赶歌女，他们跑进了漆黑的通道里。

“不许你过来，过来我就用剪子把你的眼睛挖出来。”她对他说。

威胁并没使这恶棍停下来，他在黑暗里一直向前追着。最后把一只瘦弱的手腕攥在了他那双有力的大手中。

“哈！这下我可抓住你了！找死！”

“找死的是你！”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别这么使劲捏，红胳膊，我是在你家里，这没错，可……”

“不是红胳膊。”

“既然不是红胳膊，那咱们就见见血吧，”屠夫喊道。“放下你的爪子。”

屠夫不但没看见那人把手放下来，反而觉到那只钢筋似的大手伸过来，一下子卡住了他的脖子。

歌女躲到通道的尽头，开始上楼梯了。她停下来，冲着她的保护人喊：

“哦！谢谢您啦，先生。我现在已经脱险了。放他走吧，您要多当心自己，他就是屠夫。”

激烈的搏斗持续了几秒钟。

“你想让我杀了你吗？”恶棍一面大声说着，一面用力想从对手那儿解脱出来。

“你得为那个歌女，还有你自己抵罪。你要不撒开我的领

带，我就咬你的鼻子啦。”屠夫用喘不过气的声音说。

“我的鼻子小极了，你看不清。”

“那就到路灯下面来吧。”

“来就来。是的，这样我们可以彼此盯着看看。”

那陌生人始终揪着屠夫的领子，一直把他拽到门口，然后又把他甩到街上，这路面刚刚能被路灯照到。

屠夫踉跄了一下，但很快就又站稳了。他发疯似地向陌生人冲了过去。从陌生人那瘦弱的身材上，看不出他会有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力气。

尽管屠夫有一手头等的，灵活的拳术，然而对手更高明。陌生人十分敏捷地给他下了一个脚绊儿，把他摔了两个滚儿。屠夫气得哇哇直叫，他爬起来，准备再干。

这时，那陌生人雨点儿似的拳头朝他的头上打去，拳头打得是那样的猛，就好象戴着铁护手一样。这拳术和屠夫的拳术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被打得晕头转向，象头牛似地倒在路面上，哼哼哑哑地说：

“我认输了。”

正打着的时候，歌女凑巧出现在红胳膊的家门前。

“请可怜可怜他吧，”她说，“从圣爱路瓦大街到圣母院，除了教书先生，还没人能打得过屠夫呢。您到底是谁呀？”

陌生人没有回答这女人的话，他正在专心听她说话。他从没听见比这更温柔、更爽快、更清亮的、银铃般的声音了。夜色是那样的昏暗，而路灯的灯光又是那样的微弱，使他无法辨清歌女的相貌。

屠夫躺在那儿没有动弹。几分钟后，他动了动腿，胳膊。然后，坐了起来。歌女一面往房子的过道里躲，一面拉了拉保护人的胳膊说：

“当心！他也许要报仇！”

“你放心，我有办法对付他。”

“今天我是认输了，”屠夫说，“我的头都碎了，如果我再碰上你，咱们下次再见！”

“我说，你会暗算我吗？”陌生人问。

“不，不会，你有勇气。”那恶棍赞赏地说。“你把我打了。到现在，除了教书先生，还没人敢吹大话，说我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呢。今天我碰上强手了。算了吧，你将来不定哪一天，也会碰见比你强的对手呢，谁都会碰见比自己强的对手。现在你既然把屠夫打败了，你就可以在这城里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放荡了。所有的姑娘都是你的奴仆。老妖和女老妖哪个也不敢不给你赔帐。可你到底是什么人？如果你是个小偷，我就不是你手下的人。我因为性子暴躁，杀了人，这不假。可我住了十五年的苦役犯监狱，已经赎了我的杀人罪。我的刑期已满，不欠审判官任何东西了。我从没偷过什么，你去问那歌女。”

“他说的是实话，”她说，“他不是贼。”

“那么，别记仇，来喝一杯吧。”陌生人说。

“你真是好人……告诉我，既然是进了红胳膊的家门，你一定是认识他了？”

陌生人对他的话感到出其不意：

“红胳膊？我不知道你想说谁。你说的红胳膊肯定不是一个人住在这房子里啦？”

屠夫以一种奇特的神情笑着说：

“不，你说错了，红胳膊不喜欢邻居，他有他的道理。”他接着对歌女说，“你是个好姑娘，我给了你一拳，你还了我一剪子，咱们谁也不该不欠了。你要是好心，就不要在我已不记仇的时候，冲我大发雷霆了。来，和我们一块去喝点吧！这位先生付钱。哦，还有，我们一起去白兔子酒店女老妖那儿去吃夜宵吧。”

“行，”陌生人说。“你想来吗，歌女？”

“刚才我是饿了，”她回答说。“一看到你们打架，我又没有胃口了。”

“唔！还是来吧，”屠夫说，“白兔子酒店的饭菜是很出名的。”

三个人朝酒店走去。打架的时候，有个身材高大的煤炭商躲在一条通道里。他看到了搏斗的前前后后，但没出来劝解。当这几个人朝小酒店走去的时候，他跟上了他们。

屠夫和歌女首先走进了酒店；当陌生人正要随之而入的时候，煤炭商凑过来小声地用英语、以一种恭敬的告诫口吻对他说：

“老爷，您多加小心！”

煤炭商并没离开酒店的门口，透过从里面涂上了一层白垩粉的窗子玻璃上的一个小洞，他不时地向这个贼窝里张望着。

* * *

白兔子酒店位于蚕豆大街中间一所高房子的底层，这房子的门面是由两扇上下拉的窗子构成的。在一条拱形的、昏暗的小通道的门上方，有个椭圆形的吊灯在那里晃动着，灯上的玻璃已有了裂缝，上面用红字写着：“夜间住宿”。

屠夫、歌女和这个陌生人进到酒店里。这是一间宽敞但低矮的大厅，熏黑的屋顶上横着一根根小梁，整个酒店里只有一盏破油灯发出微弱的红光。墙上满是粗俗的画和下流的字样。踩实的土地上到处是泥；女妖的柜台下面放着一抱稻草，是当地毯用的，柜台在门右边的那盏油灯底下。柜台两边各放了六张桌子，桌子的一头紧靠着墙，每张桌子都配有长凳，也是这样放着。最里面有个门，进去便是厨房；右边靠柜台的地方，有个通向走廊的出口。顺着走廊过去就是那间简陋的小卧室，在这儿睡一夜要花三个苏^①。

① 苏：法国旧时钱币名。20个苏合一法郎。——译者

女妖叫波妮丝老太太，她经营着三个行当，留人住宿，开酒店还出租衣服。她有四十岁左右，膘肥体壮，满脸红光，还有点儿小胡子。她的嗓音沙哑，象个男人。从她那粗壮的胳膊、宽大的手掌便可以看出，她的力气非同一般。波妮丝老太太的帽子上有一条红黄色的旧头巾。一条兔毛披肩交叉在胸前，系在腰后。她的绿色羊毛长袍下露出那双被脚炉烧坏的黑木鞋。最后还要说一句，由于酗酒，她的脸被烧得红里发紫。

用铅皮包面的柜台上，备有一只加了铁箍的酒壶和各式各样的锡制量器。在靠墙的一张小桌上，有许多小瓶里面装着玫瑰红色和绿色的掺了假的饮料，其名为“美满的爱”和“宽慰乐”。一只黄眼珠的黑猫卧在女妖旁边，就好象是家里的保护神似的。

一枝复活节的黄杨树枝插在一座钟声象布谷鸟叫似的古老挂钟后面。

两个衣衫褴褛，满脸长着刺猬胡子的人，几乎不大去碰给他们送上的酒壶，他们神情不安地交谈着。其中的一个人，脸上几乎没有血色，他把戴在头上的那顶破旧的帽子一直拉到眉毛上；他小心地不露出他的左手，即便是非用这只手的时候，也是尽力掩饰着。

稍远处的一张桌旁坐着一个十六岁左右的小伙子，他面颊消瘦，眼光无神；他长长的黑头发垂在脖子上。小伙子背靠着墙，两手放在罩衫的口袋里。他抽着一支不长的烟斗，只有在喝他面前的小瓶里的烧酒时，才把烟斗拿下来。

酒店里其他顾客的面部表情，有的冷酷，有的呆痴；他们开的玩笑要么俗不可耐，要么淫秽不堪，而他们的不语却又显得阴晦暗淡，十分呆板。

屠夫身材高大，长着浅黄色头发，浓浓的眉毛，还有厚厚的红棕色颊髯。生活的疾苦和服劳役的繁重劳动，把他那苦役犯所特有的黄褐色脸庞晒黑了。尽管他有个吓人的外号，然而从他的

相貌看，说他残暴无情，还不如说他是鲁大胆儿。他身着一件蓝色罩衫，一条绒布裤子，因为上面沾有厚厚的一层泥，已看不出裤子的颜色了。

歌女十六岁。她那极白净的前额高出那张鸭蛋脸。两排流苏状的睫毛是那样的长，弯曲着把她那双大蓝眼睛遮住了一半。她那紫红的嘴唇直直的、小巧的鼻子和那带着小酒窝的下巴美得令人爱慕。她那灰黄色头发编成的辫子，盘成圆形，从光滑如缎的鬓角一直垂到和面颊中部相齐的地方，又从耳后往上盘绕，最后，辫梢被一块皱折的蓝色方格棉布手绢遮盖住了，手绢象系绸巾似的系着。一串珊瑚项链绕在她那洁白夺目的脖子上。透过她那条过于肥大的裙子，隐约可以看出她的身材灵巧，柔软，象灯芯草似的圆润。一条又破又小的带绿穗的、桔黄色的披肩交叉在胸前。她那迷人的嗓音已经使那陌生的保护人惊呆了。这嗓音有一种不可压抑的魅力。歌女的容貌带有一副处女的天真纯洁的样子，为此，还有一个外号，人们都叫她玛丽花。

歌女的保护人，以后我们就叫他鲁道夫，看样子有三十至三十六岁，从他那颀长的身材上，看不出有刚才打架时显示出来的那样惊人的力气。他外貌特别美，脸色苍白而显得虚弱，黄褐色的大眼睛，几乎总是半睁着，还带有一圈浅蓝色的光环。他那无精打采的步履，漫不经心的目光和带有嘲讽的微笑，好象显示出一种被贵族的过份富裕的生活削弱了体态。鲁道夫额头上的几条皱纹说明他是个深沉的思想家。然而，他的嘴的轮廓所显示出的坚定性，头的姿态所显示出的不可一世，却又表明他是个活动家，他的勇敢在大众之中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他的眼光里常常充满了忧郁和同情；有时候，他变得冷酷、凶恶；那时，他的行为表示出他对事物的蔑视和残暴无情。他的头发是浅褐色的，他那略略前突的下巴刮掉了胡子。

鲁道夫系着一条黑领带，领带的两端垂在他的蓝罩衫领子

上。他的两只大鞋上钉着两排钉子。除了双手之外，鲁道夫和酒店里的其他顾客毫无不同之处。

走进酒店的时候，屠夫把他那长着重重汗毛的大手放在鲁道夫的肩上，大声说：

“伙计们，这位兄弟刚才把我打败了，请诸位向这位屠夫的大师拜上一拜。敬告那些大概是不想要脑袋的家伙们，包括教书先生在内，他也将败在这位兄弟手下，我打赌。”

听了这番话，酒店里的常客们用一种敬畏的眼光看着屠夫的战胜者。有的人急忙给鲁道夫让座位，也有的凑到屠夫跟前，小声地向他打听有关这陌生人的详细情况。

女老妖向鲁道夫露出了她极其温和的一笑，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她从柜台后边站起来，走出来收拾东西；请注意，她从没有这样做过，哪怕是大名鼎鼎的教书先生来了。

那两个脸色阴沉的男人中的一个，就是那个脸色苍白、遮掩左手并把帽子压低到额头上的人，欠起身，用哑嗓子对女老妖说：

“教书先生今天没来？”

“没有，”波妮丝老太太说，“昨天他可来了。”

“带着他的新媳妇吗？”

“啊！你把我当密探吗？”女老妖用粗鲁的声音说道。“你以为我能把我干的事说出来吗？”

“今晚我和教书先生约好会面，我们有公事。”

“一定是你们的肮脏事啦，你们这伙强盗！”

“是强盗养活着你呢！”

“女老妖恶狠狠地把她手里的酒壶往这恶棍眼前一举。

走进酒店的时候，玛丽花和那个面孔憔悴的小伙子相互友好地点了点头。

“喂！小鲑鱼，”屠夫对这小伙子说，“你还喝烧酒？”